

劉慶 在口耳相傳的故事中 尋找東北的文化脈絡

內地作家劉慶，憑藉長篇小說《唇典》奪得第七屆「紅樓夢獎」的首獎。「紅樓夢獎」的決賽委員認為小說氣魄宏大，「描寫烏拉雅族人如何在動亂的世界中掙扎求存，調整了自己與人世的關係……《唇典》是口耳相傳時代留下來的經典，生動地呈現了整個族群，在動盪戰亂中鮮活的人物列像，以及薩滿文化的餘暉和沒落，是一部史詩般的巨構。」日前，劉慶來港接受頒獎，其間接受了記者的專訪。 文：草草

《唇典》的故事發生在1910年的東北。傳說中，薩滿會通音歌唱，能用木、石敲擊出各種節拍的動聽音節，能學各種山雀啼鳴，還能站在豬身上作舞，而豬不驚跑。魂附的薩滿傳講家族和自己的故事，這些故事成為唇典口口相傳。書中的主角滿斗就是一個命定的薩滿，但在新時代來臨之時，他卻要用一生來拒絕成為一個薩滿的命運。滿斗有着一雙「貓眼」，有着神奇的夜視能力。他十二歲那年，村子裡來了馬戲團，馬戲團有一個花瓶姑娘，為了小姑娘求救的玩笑，滿斗踏上了陌生的旅途……



劉慶憑藉作品《唇典》奪得第七屆「紅樓夢獎」首獎。

體驗現實與抽離

劉慶早年畢業於吉林財貿學院統計學專業，自1987年開始發表詩作。他曾在《收穫》上發表過三篇長篇作品，分別是1997年的《風過白榆》、2003年的《長勢喜人》，和2017年的《唇典》。他也是資深的傳媒人，現任瀋陽《華商晨報》的執行社長和總編輯，每天忙碌異常，寫作的時間可謂是從日常生活中「摳」出來的。對他來說，運營一份都市報，就像與社會短兵相接，和社會的交往聯繫非常緊，「你就在其中。」

「我一直覺得『體驗生活』是個很扯淡的事。」劉慶說，「體驗什麼生活，如果是體驗生活，是無法去感知那個群體的各種內心世界，你可能會仔細去體會，但是又怎麼可能真正有身在其中的切膚之痛呢？」做都市報的許多年，卻正像是與這時代大潮共浮沉。這20年，是中國社會變化成長的關鍵時段，新的經濟模式的產生、不同經濟體的衝撞、社會的關鍵性變革……「如同把上百年的發展壓縮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來完成，很蓬勃，也很膨脹。」

在這樣與當下世界激烈接觸的工作之餘，劉慶卻在《唇典》中完成了對1910年代東北故事的溯源，如同在兩個迥異而遙遠的世界中達成了某種平衡。「做文學就像是有了自己的另一

個世界。」他說，「在工作的時候，文學是心靈的後方；而在做文學的時候，都市報的工作又成為一種對世俗化的關照，至少是你參與社會的創造。」

《唇典》的創作前後耗費近15年，而其故事的靈感則產生於2000年左右。當時，劉慶所在的報社策劃「新世紀第一縷曙光」的系列報道，專門派出特稿記者尋訪石林山的故事。記者找到了一個山中的老人「狼傻子」，從他那兒聽到了很多故事，後來寫出了採訪手記《生死死石林山》。老人口中的故事真真假假，來自於代代的口耳相傳，為往昔的歲月添上神秘色彩。這衝突極大又富有傳奇色彩的講述讓劉慶留下了極深的印象，當時，「唇典」這個名字就已經慢慢浮現在他腦中。

藉薩滿追夢故鄉

「唇典」，本來意思是一個行業的「行話」和切口。比如《林海雪原》裡的「天王蓋地虎，寶塔鎮河妖」就是唇典，是土匪的「黑話」。劉慶則把這兩個字的意思加以改變，讓它有了更多的想像空間。「字有字典，詞有詞典，《唇典》我取得是口口相

傳之意，是無字的經典，嘴唇上傳承的故事。」他曾說。小說中，他便以薩滿為線索，追尋自己故鄉遙遠的故事。

「可能每個作家都有這樣的情緒和夢想吧，書寫自己熟悉的社會和地域，只是有些人能夠完成，有些人沒有完成。」劉慶說，任何一個地域的歷史都是靠文字來傳承，東北的歷史卻很奇特，「它的文字一次次地消失了」。「東北的歷史往前找，比如唐朝時是渤海國，再往上追溯，可能從商那個時候就開始了，之後還有契丹文，金有金文，但是這些文字都隨着王朝的覆滅而消失了。後來有滿文，但是到現在滿文也是瀕危的語種。」文字消失了，那文化保留在哪裡呢？他從東北口口相傳的故事中去找，最後找到了薩滿這條線。「講東北的地域文化精神，薩滿這條線是避不開的，甚至你只能如此遵循。這是一條文化脈絡。這些口耳相傳的歷史和故事代代相傳又不斷流失又不斷被重塑，其中呈現的是對生命的關照與打



劉慶 受訪者提供

造，因素太多了。」

小說中人物眾多，人物在艱困而動亂的世界中掙扎求存，迸發出一種粗糲而原始的韌性，而劉慶如詩似歌的文字中似乎有着一種凜冽的味道。「東北天遠地闊，冬天又異常寒冷，在這裡，生存要克服的東西本身就超過其他的地域，人和自然更有對抗性和相互的依存性，人在這種情況下鍛煉出來的精神力量又不同。」他說，「再說，每個作家在創作時其實都寄託了理想和對生命的理解，本身去書寫這個地域的時候，尋找這個文脈的時候，就會去尋找一些新的東西。」

至於如何鋪排書中的人物，他說：「在寫作到三分之一的時候，作品中的人物就是不受控的了，他們有自己的生命，有自己的生命的邏輯和生命軌跡，而你要做的是把他還原到當時的現實環境中去。這種意義上已超出了作家的控制，最後其實你是去完成他。所以每個人物是作家的個人塑造和人物生命邏輯混在一起的東西。」

書介

惡血

作者：約翰·凱瑞魯
譯者：林錦慧
出版：商業周刊



伊莉莎白·霍姆斯 (Elizabeth Holmes)，因為一場暑期實習（檢驗SARS病人檢體），開啟了她對於疾病檢測新科技的想像，企圖打造「改變世界」的生技新創。因此，19歲時她決定從史丹佛大學輟學，用一份26頁的文件開始了日後高達九十億美元的「創新」：一滴血就能做二百多種檢測，從常見的血糖檢驗到癌症篩檢，費用還只要傳統檢測的十分之一。短短十年，她成為矽谷第一個身價數十億美元的女性科技創業家，《福布斯》全美四百大富豪、《時代》(Time)雜誌更封她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百大人物之一。

然而，這項劃時代的醫療技術，由一封內部匿名檢舉信開始瓦解。作者約翰·凱瑞魯花費三年多時間，深入訪談超過一百五十人，極力促成報道上線、完成此書出版。更讓《書單雜誌》(Booklist)書評盛讚：「他費盡心思投入於揭發霍姆斯的犯罪，確確實實有拯救生命的價值！」

閉上眼睛一下下

作者：幾米
出版：大塊文化



有時夢裡有光，有時光裡有夢。讀完這本書，讓人忍不住要閉上眼睛一下下，好好回想品味。但要談它，又得好好想一想，這實在不是可以簡單容易說明的作品。單看畫面，滿溢着童趣繽紛的想像；單讀文字，帶着世故又寬容的慧黠；圖與文融合後，產生了獨特的律動感。這是一趟音樂與色彩的旅程，畫面變化的想像力，與文字翻轉韻律感，撞擊出獨一無二的繪本享受。畫面像是有了音樂，文字生出了色彩，翻轉再飛騰，大珠小珠落玉盤，落英柳絮漫天舞，合力譜出韻味獨特的繪本饗宴。

簡訊

《如果末日無期》 求解星空奧秘

(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報道)對於未來，人們總是充滿大膽的幻想。愛因斯坦說：「過去、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分別只不過有一種幻覺的意義而已，儘管這幻覺很頑強。」著名作家王十月迎着這個幻覺走過去，打造了一本《如果末日無期》，帶領讀者走到時間的盡頭，探索人性的黑洞，感受未來現實主義的魔幻與神奇。



提起「打工作家」，就會想到作家王十月。他曾在20多年的時間裡，從事過25份工作。但王十月表示，遇上文學後，就再也沒跳槽了。他的寫作和繪畫都自成風格，筆下從來不缺底層小人物的甘苦悲喜，但他下筆「科幻」，也同樣出手不凡。

著名作家劉慈欣表示，科幻界有一個隱痛，就是專業性有餘，文學性不夠，所以他在很多場合都說如果更多有文學才華的人來寫科幻，會提升整個科幻文學的審美含量。令人欣喜的是，《如果末日無期》正是繼《潛伏》和《地球省》之後的又一本純文學作家撰寫的長篇科幻小說。

《如果末日無期》是由五個相互關聯的故事組成的長篇小說。其中，《子世界》想像生命是一串可以改寫的代碼，人類生活在計算機的虛擬世界，虛擬又會創造虛擬，於是愛情在中間穿梭，分不清前世今生。《我心永恆》寫機器人有了情感，人工智能時代真正來臨。《莫比烏斯時間帶》寫腦聯網，蜂巢思維矩陣裁決生活，未來決定今天。《勝利日》寫遊戲戰勝了現實，病毒統治了世界，芯片揭露了真相。《如果末日無期》寫人類終於實現了永生的夢想，太陽都變黑了，月亮不再發光，但人還活着，站在末日世界的廢墟上……

王十月表示，無論成敗與否，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，通過這本書回答在童年面對星空時留下的疑惑。王十月在創作談中也寫道，寫科幻小說不是心血來潮，而是多年的夢想。因為出生在長江南岸的湖北荊州，巫鬼文化是荆楚文化的核心，所以從小在這種神秘的文化氛圍中長大，經常聽到長輩們講述關於鬼神的傳說。但是沒有人能夠解釋遙遠的星空發生的事情，於是就開始做夢，甚至求助心理學教授，但都無解。直到後來的一系列事件，1986年遇到了突然變亮的黑夜，1986年經歷了UFO目擊事件，以及2005年受到公司老闆對物理學的講解，所以就一直很關注未知世界。

他進一步解說，《如果末日無期》是針對當下正在迅速發展的前沿科技，提出了一系列正在面臨或即將面臨的問題。王十月表示，他關心的並不是人類能夠活多久，而是有了現代科技，有多少人能夠享受科技帶來的益處。在這本書中，他基於中國神話傳說、道教、佛教、量子力學、人擇原理建立了自己的宇宙模型，而人物在宇宙模型裡自由發展，自己則作為觀察者，記錄人物的生存。

雨天炎天，以食為天

《雨天炎天》是一本旅遊札記，全書分為「希臘」和「土耳其」兩個篇章。村上春樹與編輯、攝影師前往希臘的亞陀斯半島，所謂「上帝的真實世界」，進行一趟苦旅。隨後，他又與攝影師兩人駕車環遊土耳其，經歷迥異的民情。那個時間點，位於距今迢遙的一九八八年，恍如三十年前降下的浙瀟大雨，今天依然活潑地敲醒我們的想像。道路艱難，天候嚴苛，食物始終是粗茶淡飯。然而閱讀文章時，食物展現的色澤、形貌，卻又如此真實。不曉得村上春樹是否看過電影《食神》，但相信許多讀者對於劇中的「黯然銷魂飯」都有印象。菜名引人猜測，其實只是佐配荷包蛋和洋葱的「叉燒飯」而已。菜餚添入意義之後，蛻變成牽牽夢縈的滋味。雨天炎天之旅，舌尖感觸的一切，能否成為黯然銷魂的記憶呢？

以山峰和斷崖所構成的亞陀斯，為希臘正教的聖地，約有兩千名僧侶在此修行。這裡，是女人禁地。所到之處，清一色都是男性，只有善男，沒有信女。此外，訪客除了下榻修道院，別無他選。日落時，修道院會關閉大門，不到早上絕不開啟，所以一

定要提前抵達，否則只能餐風露宿，與野狼共眠了。修道院僅提供少量且簡樸的伙食，若想在亞陀斯尋找極品美味，還真是傷腦筋的苦差事。

隨着路途日益艱困，「亞陀斯的三件式套餐」開始發揮功效。加足砂糖的希臘咖啡，調了水的利久酒(自家釀造的茴香酒，甜得要命的露可米(手工製作的軟糖)，這三種食物彷彿廚房的親善大使，總是面帶笑容。笑容裡的甜蜜，簡直像取之不盡的。藉着酒精與糖分，能消除翻山越嶺所累積的疲憊，讓身體逐漸放鬆下來。

麵包、乳酪、番茄、橄欖……諸如此類的食物，對於經常趕路的他們來說，相當救急。遲到而錯過晚餐，或清晨出發捨棄早餐時，易攜型的糧食都能解救飢餓。不過，一碼歸一碼。長了青黴的麵包、極鹹又糊爛的乳酪、加醋且冷掉的豆子湯，確實讓人投降。吃着人家提供的免費食物還抱怨，關於這點，村上春樹也感到過意不去。但是，假設他在書中虛構的《亞陀斯山米其林》旅遊指南能夠出版的話，誠實的飲食評鑑必然值得我們期待。

土耳其，是個軍事警戒的國家。因

戰爭紛擾而處於緊張狀態，各方面都難以鬆懈。駕車環島期間，村上春樹多次遇見攔檢或要求搭乘便車的軍人。阿兵拿着機關槍的模樣雖顯示着威權，但在他眼中，既不粗野也不殘暴，只是純真的孩子罷了。甚至，在接近伊朗國界的邊境，還曾遇過請喝「茶伊」的軍官呢。

「不論到了哪個城鎮，都要先去喝個茶伊。早上起來要喝個茶伊。散步的途中要喝個茶伊。換手駕駛的時候要喝個茶伊。飯後也要喝個茶伊。」究竟是什麼樣的美味，讓他們如此上癮？茶伊，土耳其紅茶，相當普及的平價飲料。來到土耳其，他們彷彿養成「去那邊喝個茶伊吧」的體質，不知不覺就朝着販賣茶伊的茶館走去。

土耳其料理以肉類為主，尤其羊肉。品質之高，極受肯定。可惜，由於飲食習慣不同，他們光聞氣味就胃口盡失，雖數度進入餐廳嘗試，仍無法大飽口福。幸好，最初由伊斯坦堡沿着黑海海岸前進，每天吃着鹽烤魚



書評

文：余孟書

《雨天炎天》

作者：村上春樹
譯者：張致斌
出版社：時報文化

和番茄沙拉，還能應付過去。

南下進入內陸之後，這套辦法就失去效用，只好靠着麵包、蔬菜和茶伊，勉強維持。村上春樹嗜過的各國麵包中，土耳其麵包被他評為「第一美味」。蓬鬆的大麵包，扁平的白麵包，同樣可口。在鄉村地方，更是好吃得無話可說。

《漢書》記載：「王者以民為天，而民以食為天。」前往希臘和土耳其的村上春樹，不管雨天炎天，也必須以食為天。聽說，香港有茶餐廳推出「黯然銷魂飯」，歡迎影迷品嚐。如果有一天，哪個地方出現了「雨天炎天餐廳」，專門提供書裡介紹的料理，也推薦大家去吃吃看。至於能否黯然銷魂，當然因人而異了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pp@gmail.com